

## 书韵中秋 品味中国式的浪漫

《人间有味》  
作者：汪曾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聂晶

话说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近一月了，仍在持续火爆中。其中出现的晋城玉皇庙、福建开元寺双塔、重庆大足石刻等中国古建筑，向海内外玩家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刚刚落幕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艺术体操队在动作编排上融入汉唐气韵，获得首枚奥运会集体全能金牌；中国花样游泳队在决赛中巧妙摆出甲骨文“山”字造型，结束中国花游没有奥运金牌历史的同时，也让中国古文字给世人留下惊鸿一瞥。

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创作者蓬勃的文化自信，才让越来越多的中国魅力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再隔几天，中国重要传统节日之一的中秋节即将到来，其文化内涵也相当丰富且独特，它涵盖了神话传说、诗词歌赋、民俗活动等各个方面。此时，让我们一起走进文字和图画构建的世界，品味中国式的浪漫，感受笔下中秋的独特韵味。

《君不见：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  
作者：吴昕孺

这是作家吴昕孺去年出版的新作小说。作者另辟蹊径，大胆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用虚构的十二封信回应“诗圣”杜甫写给“诗仙”李白的十二首诗，自述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文学理念、思想演变、入世为官的朝堂经历、情感历程等等之余，更让这段流传千古的真挚友情有了具象的表达，弥补了历史和文学文本中“李白未曾回应迷弟杜甫的热情”之遗憾。

在本书中，作者仿佛“诗仙灵魂附体”，以深情细腻的笔调，丰沛的情感，和作为诗人的超凡想象力、创造力，诗意地带领我们穿越千年，让我们看见一个生动立体又鲜活的李白，奔赴一场唐诗的盛宴，感受唐朝瑰丽绚烂、大气恢宏的历史与文化。这是一部真诚之作，阅读本书的过程可以说心潮澎湃，无比感动、愉悦。

《瑞鹤繁花：花鸟画中的世界》  
《千里江山：山水画里的中国》  
作者：潘杨华

这两本书的观点，在于作者的耐心，以一份娓娓道来的语调，蜿蜒地呈现出古画之美——在时光的消磨下，它们虽渐失往日色彩，却仍值得细细把玩品赏。当现代技术足以提供更娴熟的技巧、更斑斓的色彩、更夸张的造型、更乖张的文化时，如何能讲清“画就是人”这个道理呢？毕竟文人画不是技术，不会搔首弄姿、哗众取宠。也许，在不同的生命体验下，在不同的语境中，本书这样言虽平淡却有寓意、存善之心却不张扬的话风，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中秋案(大唐狄公案)》  
作者：[荷]高罗佩  
译者：张凌

高罗佩这位荷兰外交官、著名汉学家，所著《大唐狄公案》系列成功塑造了“中国的福尔摩斯”，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在东西方读者中影响巨大，也为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大唐狄公案》第三辑包括《紫云寺》《柳园图》《广州案》《项链案》《中秋案》，为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出版之作，每卷配有高罗佩本人创作的插图，古韵盎然，令人赏心悦目。《中秋案》是其“最后一案”，讲述狄公任蒲阳县令时，因公事前往邻县金华，自破破获才女被杀案、舞姬被杀案与侍女被杀案。

### 【荐书台】 开学季 讲好重庆非遗故事



□谭小兵

近年来，重庆市小学英语学科教研紧紧围绕“中华文化进课堂”这一鲜明主题，开展了扎实的系列研究。从在课程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重庆地域文化”，再聚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关注了“重庆非遗”。

这套《非遗讲故事——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生双语读本》丛书依据非遗项目类别共分为六册中英文双语读本，分别为《渝味》《渝韵》《渝妙》《渝趣》《渝巧》《渝秀》共六册，涵盖了重庆市48个非遗项目。在选材上具有全面性、代表性；在语言上体现了较强的趣味性、可读性。在选材上具有一定的全面性、代表性，在语言上体现了较强的趣味性、可读性，语篇丰富，画面精美。

展望未来，期待本丛书的面世能起到如下作用。一是促进学校与社会形成合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共同挖掘、探讨、实践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领域的育人功能，丰富和提升对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上的认知。二是以英语学科为落脚点，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创。一方面赋予其新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拓展传播渠道；另一方面赋予英语教学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资源与素材，提升课程的价值内涵。三是引发社会各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新审视和高度重视，推动其保护和传承。四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媒介增进各民族间了解和沟通。

(该文选自《非遗讲故事》之序，有删改。作者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理事、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研究员)

《山河故人空念远》  
作者：梁实秋

本书收录了《我在小学》《清华八年》《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演戏记》《相声记》《纽约的旧书铺》《谈徐志摩》《忆冰心》《忆老舍》等随笔散文，可谓是梁实秋先生一生的回忆录，也是先生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书中有对童年和学生时代的回忆，也有对亲朋和师友的深切缅怀。其中《槐园梦忆》深情叙述了他与妻子程季华53年相濡以沫的传奇爱情；《忆冰心》展现了他与冰心老人50年的相知相惜；《忆老舍》记载了抗战时期老舍等人于他在重庆“雅舍”的交往和友情；更多的则是在远离故乡的38年里对故土的怀念。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作者：余光中

苏轼曾说：“此心安处是吾乡。”“乡愁诗人”余光中，一生漂泊。他从江南到四川，从内地到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中国香港，最终落脚于台湾高雄的西子湾畔。他从小研习中国传统文化，而后接受西方文化艺术的熏陶。

这是余光中先生生前最后一本亲自审订的散文集，展现了先生对故园与人生的思考与怀恋。迟暮之年，余光中先生把自己对故国的思念与人生的思考，都放进了这本书中。乡愁是心头的月光，但若得遇心安，处处亦可为吾乡。在文学的爱与美中，愿读者可以和余光中一起，体味漂泊人生的酸甜苦辣，看心灵丰盈者在暮年的沉静与洒脱，寻找生命的真谛。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是“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一生的注脚，也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最后归宿。



## 岁月呼啸，永不倦怠

——读《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有感



□牧寻

今年9月12日，是翻译家杨苡诞辰105周岁的日子。近日再读杨苡先生唯一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更是感触良多。该书由南京大学教授余斌历时十年整理撰写，可谓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一个个体见证下的百年中国史。

赵瑞蕻、杨苡夫妇是我国著名的“翻译伉俪”，赵瑞蕻先生是中国最早翻译司汤达著名长篇小说《红与黑》的译者；杨苡先生则首创了“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她翻译的《呼啸山庄》至今仍是一部作品最经典的中译本之一。

多年以后，面对余斌的访问，杨苡先生想起了百年来的平淡与波澜。

时间回到1919年，杨苡出生在天津一个贵族家庭。她的父亲杨毓璋是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兄长杨宪益是翻译家，姐姐杨敏如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杨苡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

然而，杨苡不仅仅想做个大家闺秀。在她看来，正逢其时的她应当为文艺、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彼时她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像《家》里的觉慧那样，离开家，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

这一去，改变了杨苡的一生。她的“朋友圈”里出现了闻一

多、沈从文、吴宓等老师，王佐良、杨周翰、穆旦、许渊冲等同学，这样浓厚的学习氛围也为杨苡日后翻译《呼啸山庄》打下了基础。

在口述中，杨苡自谦为普通人，但无论她的履历，还是她的作品，都注定了她不是一个平凡人，从天津辗转于中国香港、越南，再回到昆明，这一路的流离早已练就了她坚韧的性格。

在西南联大，她留下了岁月最惊艳的时刻。她回忆起不善于照顾自己的沈从文，棉袄总是掉棉花；她回忆起穆旦，总是为情所伤。但对她而言，最重要的一人，恐怕非巴金的三哥李尧林莫属。在杨苡的口述中关于李尧林的描述，是全书最动人、最美好的部分。

于是我们看到杨苡这样描述：“我希望他(李尧林)听到唱片会知道是我在等他，在放给他听。他的确也会朝楼上走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我不会站到窗前，开着窗户在楼上和他说话更是不可能的，我只会远远地看他两眼。”我想，这种朦胧的感情，大抵是两个年轻人的互相倾慕。但无论如何，两人的关系都没有更进一步，这未免让人感到遗憾。

晚年的杨苡回忆起李尧林来，给人一种淡淡的忧伤。但是一谈到她翻译的《呼啸山庄》时，我们就能感受到老人眼里的光。她喜欢艾米丽·勃朗特，她去看她的电影，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将《呼啸山庄》翻译了出来。“呼啸山庄”这个名字，是杨苡先生的首创，“呼啸”二字，想必是杨苡对之前30多年岁月的总结。那时候的她也许还没意识到，呼啸的不仅仅是那座远在彼岸的山庄，更是自己的一生。

岁月呼啸，转眼已是百年。杨苡生命里的那些人，大多已逝去，杨苡生命里的那些事，大多已消散在风里。留下的是他们的

功绩，忘记的是他们的生活细节。但杨苡的口述，更像是活着的历史，帮助我们复原了一个生活粗糙的沈从文先生，一个讲英语口音很重的吴宓先生，一个乐意提携后辈的巴金先生……这也许便是这本口述自传的意义。

在书的后记部分，作者余斌提到，杨苡先生一直怀疑这本口述内容当作自己的碎碎念，但正是这些碎碎念，让我们看到了跌宕起伏的百年里，名家们的生活细节。在整本书里，她都没有着重讲大历史，但我们却时时能够感受到历史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战争带来的颠沛流离，生活归于和平时的宁静……

这样看来，杨苡的一生，从动荡的年代开始，最终走向了平静的美好。岁月呼啸而过，这位老人却越来越“美”，毫无倦意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神采奕奕。

当然，我们能够看到那些人、那些事，离不开余斌。南京大学的余斌教授以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通向历史，历时10年，终于将这本书展示到了我们面前。一个有故事，有经历，一个有诚心，愿记录。这样的组合让我们看到了传承的可能。

时间疾驰，人生实短。每个人的生命都不过百年，而真正留给自己的，是那些动人的经历；真正留给后人的，是那些真实的细节，是一群年轻人的报国志气，是战胜一切的信念。所以，即使岁月呼啸，我们永不倦怠。

###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bdsb@163.com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 写在茅奖边上③7



【作品简介】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77—1981)《东方》，是当代作家魏巍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英雄团为中心，把前线 and 后方穿插交错起来进行描绘，通过对朝鲜战场和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展现了中朝两国人民进行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深刻再现了那段火红的岁月。

题记：东方战线，历史突破；时代英雄，可敬可爱

□单士兵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途。不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战场，忠诚、勇敢、智慧、善良、宽容、悲悯等等品质，都是弥足珍贵的力量支撑。

用一个词语，来统括这些价值元素，来升华这些价值的意蕴，无疑是很考验修辞能力的。不过，作家魏巍做到了，而且是做到极致，他提炼出的这个词语，叫“可爱”。

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几代人记忆抗美援朝战士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可爱”，是志愿军战士的形象符号，集纳了战士们身上各种美好的价值品质。

“可爱”这个词的意思，是宽泛的，是可以延伸的。可以指令人喜欢的，令人热爱的，甚至是让人敬爱的；可以拿来形容小动物，用来赞美儿童，甚至用来赞叹人归来仍是少年。真正可爱的人，不仅值得欣赏，更值得致敬。

魏巍就是从志愿军战士身上，找到了“可爱”这个深度共情点。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魏巍曾在朝鲜进行了3个月的战地采访，见证了志愿军战士的勇敢，体会到战争的残酷，读懂了这场战争的价值内涵。他从几十个生动故事中，选定三个典型案例，写成了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

1951年4月11日，《谁是最可爱的人》被破例置于《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位置发表。很少有哪篇文章像《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从上至下得到普遍共情。这篇文章感染了国内千千万万读者，也传遍了整个朝鲜战场，让无数战士为之热血沸腾。

不过，文学记录抗美援朝这场伟大战争，仅仅靠《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种场景化、片段式的散文叙事，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全景式再现这场战争，显然离不开鸿篇巨制。魏巍曾于1950年、1952年、1958年三次赴朝，搜集了大量相关材料，不论是对英雄战士的思想感情，还是对这场战争的理解认知，都在不断提升。从1959年起，魏巍正式开写《东方》，直到1977年，用时将近20年，这部书写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才正式出版。1982年，《东方》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

不论是在内容叙事的体量上，还是在思想精神的挖掘上，长篇小说《东方》都要比《谁是最可爱的人》更为厚重和广博。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刻画和故事情节呈现上，相对于此前诸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等同类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确实有一定突破性。小说较为全面展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宏伟业绩的历史画卷，同时，又将战争与当时国内的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整个小说的场面辽阔、人物众多、矛盾复杂，充满了画面感和启示性。

在那个刚刚经历十年浩劫的文化稀薄年代，《东方》无疑是出类拔萃的文学作品。刘白羽说：“《东方》为我国当代军事文学的创作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丁玲说：“《东方》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一百年后，有人想要了解抗美援朝，他们还得去读《东方》。”对茅奖作品中很多革命题材或历史题材的小说，主流评论家历来喜欢用“史诗性”这个概念，喜欢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预测判断。遇到篇幅较大的战争题材小说，甚至还有人赞其可以与《战争与和平》媲美。比如，对第一集茅奖作品《东方》和《李自成》，就不乏如此评论。

《东方》和《李自成》这样的作品，是在托翁写出《战争与和平》的一百年后出现的，按照“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化逻辑，依据爱国情感和现实情势，对这些作品给予褒扬是可以理解的。但，回到文学艺术层面，必须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列夫·托尔斯泰，文学作品终究要接受岁月风雨漫长洗礼。

如今再看《东方》，不得不说，尽管有茅奖这样的文学荣誉加持，但这部小说在人们内心留存的影响力越发稀薄，甚至远远不及《谁是最可爱的人》。围绕《东方》评判，不论是对“史诗性”的概念理解，还是对这类小说的价值评判，如果不是不加理性节制地赞美，就会形成严重的偏离和浮夸。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彬彬教授曾这样说：“《东方》这部小说，恐怕许多圈内人士都看不起来了。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究生时，如果出一道填空题，让考生填上《东方》

## 硝烟散尽，谁是更可爱的人

的作者，恐怕没几人能答对。”按照今天的审美标准、表达技术和价值认知，《东方》确实有太多的艺术遗憾。

从内容上讲，《东方》试图全面地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将各阶段的重要事件都罗列其中，对重要战役进行全景式扫描。显然，作者的信息搜集和结构创意，都并不支撑这样的创作。抗美援朝战争覆盖东线与西线，很多重大战事在时间上是交叉的，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无法出现于所有重要战场，而魏巍以传统的时空推进式叙事方式，试图展示一幅全景式的战争画卷，自然容易给人流水账式的机械呆板感。也许正是因为难以弥补素材搜集和表达能力的不足，魏巍对一些重点战事，只能采取省略式描写的手段。比如，对众所周知的“长津湖”战役，就几乎没有正面描写。

不得不说，比起散文那种情感叙事，魏巍以小说方式呈现这群“最可爱的人”，过于拧巴了，显得最可敬，有些生硬了。比如，《东方》无处不在地夹杂作者的主观情感，还有太多的转述与评议，在时刻提醒着读者相关写作意图，显得太过冗余。这部小说受“三突出”原则影响很深，打上了那个时代强烈的意识形态烙印，穿插于故事情节中的各种议论，让小说带有强烈的“政治主体属性”，极大地消解了文学审美价值。

这部小说还充满了口号式、标语式的语言。比如，体现在中心人物郭祥身上，诸如“离开了他，离开了斗争，就不能生活下去”这样的表述，过多带有政治色彩和道德说教。从文本表达看，正面人物刻画得过于伟光正，反面人物则是处处体现丑恶，前者只采用光明的语体色彩，后者只选取黑暗的词汇表达，这种“二元对立”的脸谱化描写，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学描写人性的深刻。

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这部小说带有太多“血统论”的色彩，过度陷入“阶级斗争思维”。正面人物杨大妈一家，似乎天生就带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和斗争意志；地主阶级的谢家所有人都是坏人恶人。诸如陆希荣这样“改造失败者”，身份也是属于地主的后代。哪怕是面对爱情选择，两位女性角色杨雪和徐芳也都深受到阶级身份意识影响。比如杨雪这样想：“难道我能够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在一起生活么？”因政委周介给郭祥和徐芳“做媒”时，评价徐芳“虽然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总的看还是比较纯洁的”。这种“泛血统论”和“阶级身份固化思维”表明，这部作品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局限性。

比起《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小切口的抒情叙事，《东方》这样的鸿篇巨制确实给人空洞苍白乏味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主旋律作品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过，正如魏巍如此解释《东方》书名含义：“自从中国革命突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之后，今日之东方已非昔日的东方了，人民在这里站起来了，他们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并还有未显示出的潜在力量，这个力量无穷之大。”从这个意义讲，“东方”和“最可爱的人”这两个叙事对象本身就存在大小差异，前者更多是站在国家层面，后者更多是基于个体视角。这或许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更能展现人性美、人情美的原因。

同样是这类革命题材小说，徐怀中的《牵风记》就没有选择宏大叙事，不仅摆脱了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刻画旧模式，甚至还写出了先锋小说的味道，极大地展现战争中“人性之真、人性之善、人性之美”。这也说明，小说永远是一门具有创新空间的艺术，只有真正回归艺术本质，通过故事细节，不断挖掘人性，才能真正释放小说应有价值力量。

从《谁是最可爱的人》到《东方》，这样的家国叙事无疑给现实生活留下太多的启示。随着时代发展，“可爱”也成为一个更有包容性的词，可以覆盖天真、甜美、无辜、简单、坦率、温柔、博大、无私等精神品质，其价值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升级。

硝烟散尽，人间烟火。不论在哪个年代，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都是可爱的人。曾经那群最可爱的人，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在今天，在经济社会建设的战场，在人生拼搏的沙场，每一个奋斗者和前行者都在努力地活出真我风采，获得各自的身份认同。因为个性和自由，他们是这个时代更可爱的人。